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澳門非華人辦理的教育

鄭振偉*

一、前言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澳門教育的研究，有不少可供參考的葡文著述，包括文德泉神父（Padre Manuel Teixeira）、潘日明神父（Benjamin Videira Pires）和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女士等人的專著。¹ 歐禮諾（Aureliano Barata）的《1572至1979年間的澳門教育》，以及施愛萍（Albina dos Santos Silva）、安文哲（António Aresta）和歐禮諾3人編纂的《澳門教育歷史文獻》（3冊）²，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參考資料。歐禮諾的論著，附錄了1836至1974年間合共39項原始的葡文文獻，而3冊本的文獻，更是收錄不少官方和私人文件，其中有相當數量是與教育相關的法律文本、工作報告，以及各級教育組織的章程等重要史料。以中文撰寫的澳門教育史研究，應該儘可能運用這些經整理出來的原始文獻。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曾立研究專項整理和翻譯相關的材料，本文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配合《澳門憲報》上的史料以及原始的中文文獻，希望勾勒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澳門教育的輪廓。因篇幅所限，華人辦理學校的情況將另文整理。

*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1. 舉例如：（1）Padre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澳門教育），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2；（2）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Os Extremos Conciliam-se），蘇勤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3）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a Macau Século XX*（1900-1949）），金國平譯，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
2.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Contributos para a sua História*（1572至1979年間的澳門教育——貢獻自己的歷史）。Macau: DSEJ, 1999; Albina dos Santos Silva, edited.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 Educação em Macau*（澳門教育歷史文獻）。Macau: DSEJ, 1996-1998. 3 Vols.

二、1880年前後澳門的教會學校和 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

19世紀末期，澳門人口的教育水平相對地低，即使澳門本地的葡萄牙人也如是。安德拉德•科爾沃（João de Andrade Corvo）曾出任葡萄牙的外交部長，他曾研究葡萄牙在亞洲的各個殖民屬地，其中與澳門相關的部份保留了1878年澳門人口和教育的一些數據，現整理如下³：

		以每100人為單位					
		識字的	文盲	人口	識字率	不識字率	識字率
男性	華人	19510	20555		32%	68%	
	非華人	1610	727		70%	30%	
女性	華人	372	23095		7.50%	92.46%	1.58%
	非華人	1564	653				70.50%
		23056	45030	68086			
澳門的葡萄牙人					75%	25%	
來自葡萄牙的人					49%	51%	
1-10歲的未成年人							
澳門原住民					89.23%	10.77%	
葡萄牙裔居民					49.4%	50.6%	

上述的資料另提及當時澳門有一所為女生開設的基礎教育學校，學生30-40人，另有一所航海學校^{4 5}，但就讀人數甚少。當時的聖若

3. João Andrade Corvo, *Estudos sobre as Províncias Ultramarinas*, Lisbo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 Vol.4, 1887, pp.169-173.

4. 澳門的航海學校可以遠溯至18世紀70年代。文德泉引述Manuel Maria Alves da Silva神父的說法，指航海和數學課程根據1862年7月5日的法令併入聖若瑟修院。又新的航海學校於1906年由澳督丁尼路（Martinho Pinto de Queirós Montenegro）創建。航海學校的學生人數很少，1879年7月的考試只見5名學生的成績。

5. Padre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Macau: DSEC, 1982), pp.17-35；“澳門的航海學校”，田渝譯，《澳門歷史研究》2011年11月，第10期，第167-175頁；“Escola de Pilotagem”，BPMT, 1879-07-19, 25.29, pp.155.

瑟修院教授小學課程、葡文、英文、拉丁文和中文，但就讀的人數很少。除了公立學校外，當時還有16所私立學校，就讀學生共407名，其中男性245名，女性162名。商業學院教授葡文、英文、中文、算術、代數、幾何、商業簿記、物理化學基礎知識、地理、歷史和基督教教義，據稱曾經有過69人在該校就讀。另有4所學校開設葡文，一所開設法文。還有一所教理問答學校（*escola de catechése*），由兩名女教師管理，華人和修女各一，從事華人和葡萄牙人的教育。最後就是設在聖嘉辣女修院（*convent de Santa Clara*）的聖羅撒（*Santa Rosa de Lima*）這機構所提供的精心教育。該資料提及澳門華人教育時，指出男子學校70所，但每所學校平均的就讀人數為22名，另有3所女子學校，平均就讀人數也只有14人。又當時澳門華人的孩子有10223名，只有1576人上學，但作者也指出可能是孩子跟父母學習識字，以致就學人數偏低。

（一）聖母無原罪書院

1860年4月7日的澳門政府公告宣佈成立一所名“*Casa D'Educação*”的教育機構⁶，學校除了教授葡語外，還有法語、閱讀、寫作，還有這兩種語言的語法，歷史、地理、刺繡縫紉，以及一切有助於改善女子教育的課程；鋼琴、聲樂、繪畫和英課等課須額外繳費；又學校於每年的5月1日開始上課。其後的資料顯示學校名字為“聖母無原罪書院”（*Collégio Imaculada Conceição*）。澳督阿穆恩（*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於1863年12月28日公告，飛南第伯爵（*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以他自己和澳門各個族群的名義向他提出授權建立這所女校，公告並附錄輔政司（後稱“民政廳”）署款的女童學校章程。章程顯示該校辦學週期為四年，續辦須視乎認捐和籌措所得資金而定，飛南第伯爵獲推選為司庫，捐獻名單上共有8名人士。學校的教育工作由來自聖保祿修道院的法籍修女主持，開設的科目包括天主教教義、閱讀、書寫、計數、縫紉、禮儀規則、歷史、地理以及天文學概論，同時開設法文課程，如條件許可

6. “*Casa D'Educação*”，BGM, 1860.4.7, Vol.6-No.18, p.72.

將開設英文、音樂以及繪畫課程。又該校開設的葡文課程將僱用一名葡萄牙本土教師。又學校限收學生100名。⁷ 1892年成立聖母無原罪保護協會，目的是維持或資助這所女校。⁸ 就該校於1864至1871年的收支所見，該校部份資金來自上海和澳門的義賣，另有部份來自香港。⁹ 該校曾於1870年關閉，1872年重開，最終因法籍修女離開澳門而於1894年解散，餘下的基金用作開辦一所工藝學堂（*escola de artes e ofícios*），該校的職業教育包括鞋匠、裁縫、皮匠、印刷、書籍釘裝、機械和繪圖七項。¹⁰

（二）聖羅撒書院

聖羅撒培幼院（*Recolhimento de Santa Rosa de Lima*）這個名字始見於1782年，它源於1726年的一所孤女院。^{11 12} 聖雲仙保祿仁愛修女會（*Filhas de Claridade de S. Vicente de Paula*）於1848年12月21日開始管理聖羅撒培幼院，並為女童提供教育，後根據1856年10月2日法令，該培幼院被列作聖嘉辣女修院的附屬機構¹³，1857年3月正式搬遷。¹⁴ 歐禮諾指出根據1834年廢除所有教會機構的法律，修院將隨最後一位修女離世後解散。在科爾沃於1873年5月20日的報告中¹⁵，

7. “Estatutos da escola de meninas”, BGM, 1863.12.28, Vol.9-No.56, pp.225-226.

8.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Protectora do Collegio da Immaculada Conceição’”, BOGPMT, 1892.5.19, Vol.38-No.20, pp.145-146.

9. “Conta corrente do Collegio da Immaculada Conceição desde o anno de 1864 até o corrente anno de 1871”, BPMT, 1871.11.6, Vol.17-No.45, pp.182.

10. “Portarias, No.123”, BOGPMT, 1894.6.9, Vol.40-No.23, p.279;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p.178-181, pp.251-253.

11. 林家駿在“澳門教區修女的工作動向與展望”一文有相同的說法，但“澳門天主教教育事業的發展”一文又有別說法，指仁慈堂於1718年開設孤女院，收容無靠的葡裔女童，1737年因經費無着關閉，1792年施利華主教（D. Marcelina José de Silva）再創辦一所孤女院，後改名為聖羅撒培幼院。二文均見《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一）》，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處編制，1989年，原件無頁碼。

12. 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吳義雄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54頁。

13.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Macau: DSEJ, 1999), pp.64-65.

14.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Macau: Tipografia Soi Sang, 1961), Vol.3, pp.511-523.

15. “No.28”, BPMT, 1873.7.12, Vol.19-No.28, p.111.

他也指出要儘快制定並且實施聖羅撒書院的規章制度和辦學章程，並提及當聖羅撒的修女去世之後，該校將成為普通性質的學校而非教會性質的學校，所有的教職員工都必須是葡萄牙籍女性。該修院最後一位修女於1875年離世後便告解散。¹⁶ 修院被撥作國有資產，聖羅撒書院的章程於1875年2月18日正式生效。按章程規定，聖羅撒培幼院在聖嘉辣修院的建築內繼續辦學，為女童提供教育，並命名為聖羅撒書院。¹⁷ 1875年12月11日，該校正式開學¹⁸，教區主教並為該校開學致辭。¹⁹

據1875年8月21日通過的聖羅撒書院的內部條例，規定該校將提供初等和中等教育。初等（又或小學級）教育分兩級，第一級共四項課程，分別為：（1）讀、（2）寫、（3）整數和分數的四則運算、（4）天主教教義和教義問答。第二級共六項課程，分別為：（5）葡文文法入門及分析原理、（6）葡萄牙歷史、（7）地理概述及葡萄牙和海外各省地理學、（8）禮儀基礎、（9）基礎算術與法定重量和度量衡制度的講解和運用、（10）繪畫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應用等。中等（又或中學）教育共7項課程，分別為：（1）葡文及葡文文法、（2）法文、（3）英文、（4）新約和舊約聖經、（5）繪畫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應用、（6）聲樂和琴學，以及（7）體操、衛生和家政等。除了這些科目，學校的教學還包括女紅的內容，對象是家庭不太富裕的一些班級。²⁰ 1903年，瑪利亞方濟各會修女接掌校務，1910年後葡國成立共和國後被逐。²¹

16.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186.

17.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p.181-182; “Estatutos regulamentares para o collegio do sexo feminino na cidade de Macau”, BPMT, 1875.2.20, Vol.21-No.8, pp.35-37.

18.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182.

19. “Discurso proferido ... governador do bispado d’esta diocese ... ensino da abertura do Collegio da Santa Rosa de Lima”, BPMT, 1875.12.11, Vol.21-No.50, pp.209-210.

20. “Regulamento interno do 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 BPMT, 1875.8.21, Vol.21-No.34, pp.143-145; BPMT, 1875.8.28, Vol.21-No.35, pp.147-150.

21. 林家駿：“聖羅撒學校建校沿革簡史”，《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一）》。

（三）聖若瑟修院

聖若瑟修院（Seminário São José）始建於1728年。1762年葡萄牙下令驅逐耶穌會教士，修院被迫關閉。修院於1784年復辦，1845年法國遣使會修士離開後，修院又遭解散，直至1862年才又再重新招收學生。²² 1870年聖若瑟修院規劃重組，修院重組後的宗旨，其一為教育並培養神職人員，尤其是華籍學員，為傳教會和教區教堂的使命服務；另一為對無意於學習神學知識的學員提供中等教育。修院設兩套課程：一是預備課程，其中包含中學課程；二是高級課程，主要教育方向為神學。²³ 就1872年8月29日聖若瑟修院的公告所示，修院的委員會同意所設置的商業簿記課程必須包括數學、簿記和銀行業務，學員並須學習漢文（廣州話、北京話、漢文語法和翻譯、中國文學），共有三名教員。²⁴ 1881年12月22日的政令，澳門聖若瑟修院以“澳門聖若瑟修院中學”（Seminario-lyceu de S. José de Macau）的名字進行重組編制，又規定航海和商業課程繼續隸屬於修院。²⁵

1885-86學年，除了初等和中等的基礎教育班外，更有為華籍學生開設的葡文課程班。1888-89學年，附屬有商業學校（Escola Commercial）和中心學校（Escola Central）。商業學校有中文課程和英文課程（分三級），參加期末考試的人數分別為6人和45人；中心學校並設有中等的基礎教育班（初中高三班共112名學生）。²⁶

1870年9月20日的政令第14條，規定學校的校長、教師和教務長都必須由葡籍教士擔任。由於此舉或將導致修院的課程無法開辦，故社會上一些有識之士曾聯名為耶穌會神父向澳督請願，耶穌會的神父之後繼續留任了一年，但學生數量從前一年的377人減至270人。1871

22. 湯開健：《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01-925頁。

23. “Reorganisação do Seminário de S. José de Macau”, BPMT, 1870.11.28, Vol.16-No.18, pp.199-201.

24. “Seminário de S. José”, BPMT, 1872.8.31, Vol.18-No.36, p.158.

25. Padre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240; [Sem título], BPMT, 1882.3.4, Vol.28-No.9, pp.60-61.

26. “Resultado dos exames finais dos alumnos d'este seminário e das escolas annexas relativo ao anno lectivo de 1888 a 1889”, BPMT, 1889.9.19, Vol.35-No.38, pp.299-302.

年8月修院來了新的教師，替換了耶穌會的教士。²⁷ 修院的教學水平因耶穌會教士的離開而下降，1870年，除了走讀生以外，修院只有15至16名華籍學生和4至6名土生葡人學生，1881年修院只有40名寄宿生和28名走讀生。文德泉引用市政廳的警告，大意是聖若瑟修院這所機構已退化為完全無能的學校。^{28 29} 1890-1910年間，聖若瑟修院重新由耶穌會神父管理，發展有新形勢，直至共和國政府1910年10月8日的政令又再度驅逐耶穌會的教士。³⁰

（四）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

由於聖若瑟修院改組的情況，土生葡人自行成立了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Associação Promotora da Instrução dos Macaenses*），並於1878年在聖若瑟修院內建立商業學校。³¹ 1871年9月29日該會起草的首份章程，明確指出要建立一所商業學校（*collegial commercial*），一個能保障穩定和滿足土生葡人願望的教育和教學的場所。³² 由於在5年期限內仍未能建立這所商業學校，協進會曾採用補貼形式資助聖母無原罪學校，條件是由該校免費接收10名走讀生。1881年，聖若瑟修院改組，附設商科，商業學校與聖若瑟修院中學合併。澳門市政廳於1901年創辦商業學院（*Instituto Commercial*），五年的課程，包括：（1）葡文；（2）法文；（3）德文；（4）英文；（5）中文；（6）算術；（7）自然科學；（8）地理；（9）世界史概論，中國史並特別注重政治和商業往來，本國的歷史；（10）書法和商業簿記；（11）商業：商業地理、商業算術、簿記及商業信劄；（12）商法和政治經濟學等科目。協進會創辦的商業學院遷出聖若瑟修院，開始在利宵

27. Padre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p.228-234.

28. “Resultado dos exames finais dos alumnos d'este seminario e das escolas annexas relativo ao anno lectivo de 1888 a 1889”, BPMT, 1889.9.19, Vol.35-No.38, p.299-302.

29. Padre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p.228-234.

30. Padre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242；林家駿主教：“澳門聖若瑟修院簡史”，《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

31.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66.

32.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168; “No.51”, BPMT, 1871.10.2, Vol.17-No.40, p.160.

中學的校舍繼續辦學。³³ 1903年10月7日第92號割諭將商業學院的大部份學科併入利宵中學。³⁴ 鑒於這種情況，協進會曾向聖若瑟修院求助，但未能成功，該會開始尋求重建從前的商業學校。1915年10月25日一所實用英文學校誕生了，辦學地點就在夜姆斜巷，學校的課程分4個級別，科目包括英文、商用基礎數學、地理、簿記、商業（含商業理論、商業實踐、商務辦公和商務信函等內容組成）、書法、速記和打字。1919年12月9日，協進會的指導委員會議決將商業學校命名為伯多祿商業學校。³⁵

三、1900年前後澳門的公共教育

《澳門憲報》曾以表格形式刊登截至1905年1月31日澳門公共教育的數據。首先是澳門的傳教會（missões）所辦理的一些學校，當中包括嘉諾撒修女（Irmãs Canossians）辦理的三所學校：一為仁愛會（Casa de Beneficencia），合共215名學生（葡籍走讀生42人，葡籍寄宿生78人，華籍寄宿生95人），一為恒毅書院（Collegio de Perseverança），只有26名女學生（15名為葡籍，11名為華籍），一為望德堂的女校（Escola de Meninas em São Lázaro），共74名學生（13名為葡籍女孩，61名為華籍女孩）。此外就是望德堂的男校（Escola de Rapazes em São Lázaro），共47名華籍學生，聖羅撒書院（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共97名學生。之後就是議事公局（Leal Senado da Camara）的學校，包括男子中心學校（Escola Central do Sexo Masculino），22名男生；女子中心學校（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inino），35名女生；華童葡文學校（Escola de portuguez para chinas），25名男生；漢文班（Aula de lingua sinica），11名男生；女童英語班（Aula de lingua inglza para sexo feminino），2名女生。之後就是澳門國立中學（Lyceu Nacional

33.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68; “Portarias, No.59”, BOGPM, 1901.8.10, Vol.1-No.32, pp.186-188.

34. “Portarias, No.92”, BOGPM, 1903.10.10, Vol.3-No.41, p.319.

35.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p.172-173.

de Macau，即利宵中學），學生似乎就只有19名；聖若瑟教區修院（Seminário Diocesano de San José），學生總數是388名（寄宿生205人，走讀生183人）；耶穌聖心方濟書館（Escola de S. Francisco Xavier），在冊學生127名，在讀73名。至於氹仔和過路環（路環）的市政委員會，學校分市政和私立兩類，氹仔7所，共173名學生（男生145人，女生28人），過路環6所（1所已關閉），共75人（男生45人，女生30人）。^{36 37} 表格中與氹仔和過路環這兩個地區並列的還有D. João，有2所市立學校，共27名男生。補充一點，氹仔的7所學校，其中一所是由嘉諾撒修女辦理的，28名女學生。³⁸

（一）一些學校的情況

關於19世紀末期澳門的教育情況，劉羨冰在《澳門教育史》曾綜述來自一份1890年的澳門目錄上的資料。³⁹ 查該目錄“政府及一般行政部門”項下見“義學公會”（Conselho da Instrução Pública），據原文應即公共教育委員會，而該公會的主席正是澳督。又“學校”項下見：

（1）若瑟堂書院（Seminario de S. José）。該書院除校長和副校長外，另有14名教師和其他職員，從教師的職稱看來，這學校設有的學科包括教會歷史、神學、數學、葡文、拉丁文、繪畫、音樂等，其中有為華籍學生開設的葡文和拉丁文，有為華籍和非華籍學生開設的粵語，也有初級小學。

（2）義學（Escolas publicas），分別有設在“大堂區”（Freguezia da Sé）的男子學校和女子學校，在風信堂區（Freguezia de São Lourenço）的女子學校，以及一所航海學校（Escola de Pilotagem）。各校只有一位老師。

36. “氹仔過路灣政務廳”早於1882年7月曾獲准在氹仔和過路灣各設一所義塾以華文教導貧困家庭的男童。

37. [Sem título], BPMT, 1882.7.29, Vol.28-No.30, p.258.

38. “Missões de Macau”, BOGPM, 1905.3.28, Vol.5-No.12, Suplemento, pp.99-102.

39. *Directorio de Macau para o anno de 1890* (Macao: Typographia Correio Macaense, s.d.), p.6; pp.36-40.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頁。

(3) 囉咿喇嘛女書院 (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

(4) 初學義塾 (Escola Central de instrução primária)，設有兒童班和高班。

(5) 通商義學 (Associação Promotora da Instrução dos Macaenses)。

(6) 澳門通商義學 (Escola Commercial)。

(7) 華童學習西洋文義學 (Escola Publica da Lingua Portuguesa para os Chinas)。

據1891年10月統計，1890-91學年澳門初等和中等學校的人數共818人，聖若瑟書堂有403人，上述第(2)項的兩所男校和一所女校共計87人，囉咿喇嘛女書院有140人，初學義塾188人。⁴⁰ 而第(2)項所提及的兩所女子學校和男子學校於1871年11月18日由澳門政務委員決議成立的，當時飛南第伯爵曾向澳督蘇沙 (Sérgio de Sousa) 提供自己在聖安多尼區物業的一個房間開設該男子學校。⁴¹ 憲報上曾刊登相關學校的考試成績，顯示1877年和1878年男子學校在冊學生分別為34名和36名，風順堂區的女子學校在冊學生分別為16名和29名。⁴² 1881年和1882年，男子學校在冊學生分別為33名和13名，風順堂區的女子學校在冊學生分別為55名和50名，大堂區的女子學校在冊學生分別為33名和40名。⁴³ 兩所女子學校於1895年以後合併為“女子中心學校” (Escola Central do Sexo Feminine)，以風順堂區的校

40. “Mappa estatístico das escolas de instrução primaria e secundaria d’esta cidade no anno lectivo de 1890 á 1891”, BOGPMT, 1891.12.17, Vol.38-No.51, p.410.

41. “No.67”, BPMT, 1871.12.4, Vol.17-No.49, p.195; [Sem título], BPMT, 1871.12.25, Vol.17-No.52, pp.208-209;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p.65-66.

42. “Mappa das resultados do exame final”, BPMT, 1877.8.11, Vol.23-No.32, pp.143-144; “Mappa do resultado dos exames finais”, BPMT, 1878.8.24, Vol.24-No.34, p.135; “Mappa do classificação do exame final”, BPMT, 1878.8.24, Vol.24-No.34, p.135.

43. “Aula publica da cidade de Macau”, BPMT, 1881.8.27, Vol.27-No.35, pp.245; “Escola do ensino primário elemental do sexo feminino da Freguezia da Sé”, BPMT, 1881.9.3, Vol.27-No.36, p.260; “Escola publica de instrução primaria da cidade de Macau”, BPMT, 1882.8.26, Vol.28-No.34, pp.297-298; “Escolas publicas de instrução primaria da cidade de Macau”, BPMT, 1882.8.19, Vol.28-No.33, p.287.

址為校舍。⁴⁴ 1882年8月5日，澳門地區行政委員會審閱並通過1882-1883年財政補充預算，該預算是在大堂區為男童建立一所基礎初級教育學校，為土生葡人提供葡文的基礎教育，學校命名為“公局義學”（Escola Municipal）。⁴⁵ 1882年9月1日，公局義學正式成立，地址是板樟堂17號。⁴⁶ 關於第（4）項，就1884年的校長報告所見，男子中心學校（Escola Central）於1883年9月正式開學，提供初級教育，中心學校共有教師4名，在冊學生175名（見圖1）。學校分高等和初等兩個級別，每個級別再分高、低兩個班，低年班再分高低兩部，但第一年並無高等級別的高年班學生。初等級別有89名，後來加招41名，但最後參加考試只有121名。⁴⁷

ANNO LECTIVO DE 1883-84								
Mappa estatístico da Escola Central								
Classe	Número de alunos matriculados ao principio do anno lectivo	Número dos matriculados durante o anno	Número dos que desistiram	Número dos que continuaram até o fim do anno	Número dos que se apresentaram aos exames finais	Número dos que foram approvados	Número dos que ficaram operados	Porcentagem dos approvados calculada sobre o numero dos que se conservaram até o fim do anno, dando como esperados os que não se apresentaram
GRAU COMPLEMENTAR								
Classe inferior.....	36	0	5	31	24	20	4	64,5 %
GRAU ELEMENTAR								
Classe superior.....	50	4	6	48	46	31	15	64,5 %
Classe inferior.....	51	16	7	60	59	34	25	56,6 %
2.ª secção ou secção superior.....	38	25	3	61	50	23	27	37,7 %
1.ª secção ou secção inferior.....								
Total.....	175	45	20	200	179	108	71	

圖 1：1883-84 學年中央學校統計表

這一所男子中心學校實由當時的四所初級教育學校合併而成。⁴⁸ 第（5）項即土生教育協進會，或名振興學會，該會資助的商業學校始於1878年，下設一指導委員會，而第（6）項的通商義學應在聖若瑟修院內辦學，課程主要是實用英文和中文⁴⁹；1888-89學年參加期未考試的，中文課程6人，英文課程三班共45人。⁵⁰ 關於第（7）項，1883年10月6日澳門政府曾公告在三巴仔街第1號屋開設教習葡文的義學，

44. “Portaria, No.114”, BOGPMT, 1895.8.10, Vol.41-No.32, p.340.

45. “Orçamento suplementar do Leal Senado”, BPMT, 1882.8.5, Vol.28-No.31, p.265.

46. “Edital”, BPMT, 1882.8.26, Vol.28-No.34, p.298.

47. Relatório do Director da Escola Central”, BPMT, 1885.9.24, Vol.31-No.38, pp.401-403.

48. “Relatório do Director da Escola Central”, BPMT, 1885.9.24, Vol.31-No.38, pp.401-403.

49. Aureliano Barata,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p.66.

50. “Resultado dos exames finais dos alumnos d'este seminario e das escolas annexas relativo ao anno lectivo de 1888 a 1889”, BPMT, 1889.9.19, Vol.35.-No.38, pp.299-302.

華籍兒童可以報名入讀，10月22日開學，上課時間為上午9：30至下午2：30。⁵¹ 1886年一所全新的校舍落成，當時聘有一名教師，除葡文課程外，曾計劃開設葡萄牙法律課，以及與葡萄牙文明和歷史相關的課程，希望學生可以進入當時正在建設的中學教育體系，以及日後往葡萄牙的大學進修⁵²，1884-1886這三個學年的人數分別為66、59和37名。⁵³

上述學校的中文名字，除航海學校以外，全都來自原件的中譯，“義學會”、“若瑟堂書院”和“羅沙利麻女書院”等中譯名字早見於1877年的憲報，當時列作澳門公共機構名稱。⁵⁴ 又上述的資料剛好可與1897年《知新報》上的資料參照。19世紀末，澳門當時的人口不到八萬人，華人74,568名，葡人有3,898名（澳門土生3,106名，本國615名，其他葡屬地出生177名），別國人有161名。當時澳門與教育相關的“義事”，包括有“初學義塾”4所，“澳門通商義學館”1所，“華童習葡文義學館”1所，“書院”2所，另外還設有“義學公會”。⁵⁵ 1890年和1897年間澳門的公共教育沒多大分別，但這期間澳門政府於1893年7月27日簽署成立利宵中學的法令，學校於1894年9月28日開始正式運作。⁵⁶ 利宵中學首任校長為高詩華（José Gomes da Silva），初期設於崗頂聖奧斯定堂（convento de Santo Agostinho）舊址內⁵⁷，1903年因發生坍塌，遂遷至峰景酒店。1909-1910年有18名學生就讀於普通中學課程，19名就讀商科。⁵⁸

51. “Annuncio” BPMT, 1883.10.6, Vol.29-No.40, p.346.

52. “Discurso proferido por S. Exa. o Governador na inauguração da casa para a nova Escola de Portugal para os Chinsas”, BPMT, 1886.10.7, Vol.32-No.40, pp.381-382.

53. “Mappa dos alumnos que frequentaram as escolas de instrucção primaria”, BPMT, 1886.9.16, Vol.32-No.37, p.367.

54. “Nomes das repartições publicas de Macau”, BPMT, 1877.5.12, Vol.23-No.19, p.78.

55. “東方商埠述要”，《知新報》，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十一日，第29冊，第18頁。

56. João F.O. Botas, *Liceu de Macau (1893-1999)* (Macau: n.p., 2007), p.25.

57. “Portarias, No.92”, BOGPMT, 1894.4.14, Vol.40-No.15, p.154.

58. 潘日明：《殊途同歸》，第182頁。

（二）公共教育改革的規劃

曼努埃爾·桑帕約（Manuel Teixeira de Sampaio Mansilha）於1908年10月接任澳門的輔政司，在“對澳門應採用之教育的己見”提到澳門教育的問題，他指出澳門與其他殖民地呈現不一樣的特徵，這裡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居民大多為華人，並且保持着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傳統。關於澳門的教育應該針對澳門的華人抑或是少數的葡萄牙人這個問題，他認為是後者。他指出任何一所提供教育的機構，應選擇實用性教材，培養學生進入商貿、工業以及文秘工作領域。中學並不是實現澳門高等教育目標的合適機構，因為自1894年至1907年間，中學入學人數只有174人，1900-1907年間入學率大幅降低，1902和1903年更是沒有學生入學，1906至1907年並無學生畢業，然而政府卻花費大量金錢。桑帕約建議認為應響應遠東地區對商業活動和商業行業的特殊需求，參考國外同類學校所教授的知識，在澳門建立了一所提供商科教育的高等商科學校。高級商科課程應包括初級、預備級和高級課程三個級別：初級——向學生教授在小學一二年級教授的概念和基礎知識；預備級——對學生進行必要的預備教育，使他們對第三階段學習的複雜知識有簡單的理解和掌握；高級課程——向學生教授商業活動中必要的先進、複雜的知識，使他們能夠輕鬆地在商業領域獲得工作崗位，如商號的會計、經理、主管，銀行職員，工業或商業公司的職員等等。⁵⁹

1914年7月11日《澳門憲報》第160號詔諭，政府任命委員會“議覆改良澳門學務之規劃”。同年7月30日完成的報告，劈頭便指出澳門公共教育的問題應採取緊急和徹底的措施。報告指澳門說英文的人多於說葡文的人，土生葡人在私立的商業學校就讀一至兩年便能正確流暢地書寫英文，卻幾乎忘記了在小學學到的有限的葡文。依照葡國中學課程的中學對於澳門的土生葡人而言並不符合他們謀生的需要，結果是利宵中學幾乎沒有學生，反而一些私立學校由於其組織形式更

59. Manuel Teixeira de Sampaio Mansilha, “O meu modo de ver ácerca da instrução que deve ser ministrada em Macau”,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 Educação em Macau* (Macau: DSEJ, 1996-1998), Vol.1, pp.55-62.

能符合土生葡人的願望和潮流而額滿，無法接納更多的學生。該報告點出利宵中學在運作上的一些問題，諸如教師的變動，特權的存在，尤其學校一直採用臨時和代理教師的制度。其評語是澳門的高中從來沒有在真正的監督下進行。報告指出1901年8月10日在《澳門憲報》宣佈成立的商業學院，在14個年頭以後就只有一名學生畢業。報告舉出不少原因，主要包括：課程並不包括那些現在的商業課程中所必不可少的重要課程，幾乎無法使學生學到有關商業實踐的相關知識；一至五年級的學生同時學習兩門課違背了教育學的基本規律；商業課程被設計成高中課程的附庸，本末倒置；在高中教育的規則下進行的商業課程導致課程的時間和教育活動安排極其混亂；缺乏相關教育的教學材料；教師招募不力；高中教育與商學院教育之間缺少必要的銜接等等。報告也指出不應放棄對華籍兒童的葡文教育，為了讓華籍兒童來學習，必須同時教授中文和葡文。該會提出多項關於教育改革的建議，其中包括：建立一個現代基礎下的女性教育體系，填補女性在文學、道德和家庭教育的空白；針對華籍兒童建立足夠的葡文學校；建立一套行之有效且規則嚴密的監察制度；給予受聘的教師主導權，給他們分配足夠任務，合理發放工資。⁶⁰

（三）葡國十月革命後的澳門教育

1910年，澳門的人口為74,866人，居於陸上者55,825人，居於水上者19,041人。按國籍分，華籍71,021人，葡籍3,601人，其他外國籍244人。數字較1896年同期人口調查少三千多人，當中數字顯示居水上的人數增加，氹仔和過路灣居民大幅減少，土生葡人因離開學堂後往香港、上海和中國各口岸謀生，故人數也大為減少。⁶¹ 1910年葡國發生十月革命，澳門的葡兵迫驅教徒，當時澳門的居民也紛紛乘搭省港輪船遠避，又或前往附近各鄉，政府因擔心居民遷避影響經濟，曾經由華政廳發出告示：（1）政府保公眾十分平安；（2）政府保各華商身家性命財產。⁶²

60. “Relatório da comissão de reforma”,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 Educação em Macau*, Vol.1, pp.75-99.

61. “澳門戶口”，《香港華字日報》，1911年7月10日。

62. “Edital”，BOGPM, 1910.12.3, Vol.10-No.49, p.431; “鏡海餘波”，《香港華字日報》，1910年12月3日。

十月革命推翻了八百多年的皇室政權，建立葡萄牙第一共和國，但澳門高舉紅綠二色民主國旗後，士兵卻脅迫澳督執行驅逐教士和修女的政令。⁶³ 香港報載1910年11月共13名“紫宵教士”（即耶穌會教士）離澳赴港，其中兩名神父計劃到叻（新加坡）後寄居葡人教會，其餘或到高氈（Cochin），或到比路機奧。⁶⁴ 又《孖刺西報》除報導事件外，更訪問了威廉·阿克懷特（William Arkwright）神父，當中並談及澳門教育的一些情況。如聖若瑟修院有100名寄宿生，150名走讀生，但聖若瑟修院並非澳門唯一為男生而設的學校。澳門另有一所利宵中學，該校有12名教師，卻只有十多名學生。又有一所市政廳資助的英文學校，教師名George Franklin Nightingale。訪談中也提及澳門修女辦理的兩所女校，一為聖嘉辣修院（Santo Clara Convent），為高級教育而設，另一為聖安多尼堂（Santo Antonio Convent），為窮人孩子而設。⁶⁵

部份嘉諾撒修女離開澳門以後，澳門政府曾委派貝山耶（Camilo Pessanha）、羅噠嚟（Eduardo Gyrillo Lourenço）和面尼士（Alvaro Cesar Corrêa Mendes）三人組成的委員會調查“黑巾姑娘”（即嘉諾撒修女^{66 67}）所管理的育嬰堂和老人院等善堂事務。關於教育方面，該會查得有三巴門坊的姑娘堂、瘋人廟側之學堂、氹仔之學堂、育嬰堂、望廈方濟各·沙威學堂，另有在過路灣的學堂。“善堂有義學兩間，其一是進教會者，有118名學童，不在堂住宿。氹仔亦有一間，有50名學童”，其餘“花王廟之義學、望廈之義學，所有學生凡住堂早已搬出，內有18名不是華人。而三巴門善堂華學生30人，方濟各·沙威學堂學生27人，均搬出澳外。另望廈義學有華學生3人，花王廟義學華學生21人遷往育嬰堂。……至於住宿善堂內之學生，查明有58名，不是華人，已回住家。另三巴門住堂之華學生33名及望廈住堂[華]學生3人，亦均回家”。上文提及的“姑娘堂”即育嬰堂；“三巴門”即

63. “澳門兵變詳紀”，《申報》，1910年12月10日。

64. “教士行矣”，《香港華字日報》，1910年11月24日。

65. “The Jesuits from Macao”, *Hong Kong Daily Press*, 1910.11.21, p.2

66. 當時澳門修女有黑白頭笠之分，黑頭笠者主要管理花王廟和育嬰堂。

67. “教士理應分別去留”，《香港華字日報》，1919年12月5日。

聖安多尼教堂，或稱花王堂，又或稱花王廟；“瘋人廟”即望德聖母堂；望廈方濟各•沙威學堂即“耶穌聖心方濟書館”。報告並建議華人學生可往華人義學就讀，而華人或非華人均可往議事公局的義學。至於女生則可往尼姑廟李瑪學堂和政府的學堂。⁶⁸

《澳門憲報》1915年5月第98號割諭，澳葡政府為各學堂設立共和國獎（Premio República），規定給予成績最好的學生，這些學生包括：（1）利宵中學的學生，當中含一般課程和附加的商業課程的學生；（2）市政學校（Escolas Municipais）的學生，合共三所，即男子中心學校、女子中心學校和華童葡文學校；以及（3）民主學校（Escola República）的學生。⁶⁹

根據黎登醫生（Dr. António Nascimento Leitão）1923年檢查澳門學校衛生的報告，可以準確知道澳門當年共有118所學校，報告區分出12所葡文學校和106所中文學校，當中有14所不屬華人辦理的學校：（1）利宵中學，51名學生（男38名，女13名）；（2）聖若瑟修院，466名學生（寄宿生123名，走讀生343名）；（3）慈幼會，寄宿學生220名；（4）仁愛會（嘉諾撒），學生217名（含33名男童），129名寄宿學生；（5）伯多祿商業學校，學生68名，當中39名為女生；（6）男子中心學校，學生108名；（7）女子中心學校，學生110名；（8）聖羅撒書院，學生125名，當中11名為男生；（9）幼稚園，學生55名，當中20名為男生；（10）中葡女子學校，學生75名；（11）民主學校第一校，100名男學生；（12）民主學校第二校，在冊學生38名；（13）望德堂學校（女校），學生70名，當中6名為男童；（14）望德堂學校（男校），學生86名。⁷⁰ 合計1789名學生。

（四）天主教教會為兒童提供的免費教育

高若瑟主教於1925年2月曾就教區對於兒童的保護工作提交報告，其中有為孤兒和貧困兒童提供上課學習的教室，這些學習的

68. Relatório”, BOGPM, 1911.1.28, Vol.11-No.4, pp.45-46.

69. “Portarias, No.98”, BOGPM, 1916.5.6, Vol.16-No.19, p.251.

70. “Escolas de Macau, Relatório da inspecção sanitária”, BOGPM, 1924.2.9, No.6, pp.91-95.

場所包括設在修院的聖若瑟書院（Colégio de S. José）、聖母無原罪孤兒院（Orfanato da Imaculada Conceição）、仁愛會（Casa de Beneficência）、育嬰堂（Asilo de Santa Infância）、聖羅撒書院（Colé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聖方濟各會（Casa de S. Francisco Xavier）、望德聖母堂學校（女校）、望德聖母堂學校（男校）、氹仔的男子學校、氹仔的女子學校，以及路環的男子學校。

聖若瑟書院分為兩個部門，其中是專為培養教會教士，另一主要負責商業方面的教育。商業部門的學生大都是土生葡人和華人學生，該課程共有187名學生（4名歐洲人，40名土生葡人，129名華人，7名東帝汶人，4名秘魯人，2名印度人和1名荷蘭人），幾乎所有學生都十分窮困，在學校裡接受免費教育。該學校另有負責寄宿學生的部門，另外還設有一所孤兒院，收留並為葡萄牙人及其後代的孩子提供教育。聖母無原罪孤兒院是一所職業技術學校，由慈幼會辦理，有220名學生在校寄宿，校內學習全都免費。學校始建於1906年，除了教授中文和葡文外，還提供職業技術的學科，包括制鞋、裁縫、印刷、圖書裝訂、木匠、細木工藝和音樂等。仁愛會始建於1877年，是專門收容和教育女子的學校，該校根據年齡和條件將學生分成不同部門。該會有兩個寄宿學校和兩個孤兒院，寄宿學校共111名學生，兩所孤兒院，分別為土生葡人兒童和華籍兒童而設，共135個孩子，他們可以學習一些文化和專業方面的知識。育嬰堂也是一所慈善機構，該機構主要收養被父母遺棄的華籍孩子。聖羅撒書院也是一所兒童救助機構，該學校免費為120名華籍和葡國籍的女孩提供教育。聖方濟各會是一所華籍殘疾兒童的收容所，同時還設有專門為殘障兒童而設的部門。除了以上的學校和機構外，在澳門還有兩所望德聖母堂學校，學校共有93名貧困學生；另外還有兩所學校設在氹仔，共有114名學生，還有一所路環的學校，共有25名學生。這些學校為華籍的兒童提供免費的教育。⁷¹

71. “Relatório do Bispo de Macau”,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 Educação em Macau*, Vol.1, pp.282-285.

四、小結

本文的重點在於整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澳門非華人辦理的教育，可以更仔細地看到傳教士對於澳門教育的影響。⁷² 聖母無原罪書院和聖羅撒書院主要為孤女和遭遺棄的女童提供教育，聖若瑟修院則為男性提供教育，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培養華籍的神職人員。1870至1910年間，耶穌會教士曾兩度被迫離開澳門，這對於土生葡人和部份華人的教育產生一定的影響。前一事件更促成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的成立。澳門政府曾為土生葡人和華籍兒童提供葡文教育，但當時的公共教育存在不少問題，時任輔政司桑帕約便曾提出教育的問題以及建議，總括一句就是要顧及土生葡人謀生的需要。政府於1914年刊憲委任專責委員，以圖改良澳門的公共教育，有意思的是其中一項建議是要為華籍兒童建立足夠的葡文學校。可以肯定的是，當時的公立教育並非為華人而設，而天主教學校則為不少窮困家庭的學生提供了教育的機會，兼且還是葡式的教育。由於澳門的人口以華人為主，所以私立中文學校的數量相對突出，這部份將另文整理。

72. 夏泉，〈晚清澳門教會教育研究〉，《澳門研究》第17期（2003年6月），第181-191頁。